

以愛之名

我親愛的孩子，仰光已經攻陷了，你也一起進城吧，儘管你已經粉身碎骨，也不會再發出聲音了。敵機被打得火焰直冒，機翼在空中肢解，你用微笑打開機艙蓋，與僚機告別，高呼『天皇陛下萬歲』，鮮血染紅了萬里長空。可愛的孩子，你將成為天皇的御盾而永生。

———《無形的進城》

序-

這是個歷史悠久的墓園，許多人從百年以前便沉睡於此地，經過近幾年的整修之後，脫胎換骨成了一個明亮的庭園景致，不細細走近，還會以為這是什麼最新的網美集散地呢。

百花紛紛綻放，象徵著溫煦早春的到來，當然在這兒也不例外。然而，越美麗的風光，就越能勾起家屬對已逝親友的思念，哪怕是一隻小蝴蝶，也能在你最脆弱的時候，輕輕地停在你的心上，悄悄地敲開你的心扉，壓抑在記憶最深處，那最不願喚起的思念便如此輕易的潰堤了。

「又一年了啊。」已經步履蹣跚，需要孫女攙扶的九旬老婦武田千夏慢慢地走到了一個不起眼卻乾淨的碑前，靜靜地注視著上頭用工整的字體刻上的短短幾句對長眠在此地之人的介紹——

早川潤二

大正 13 年-昭和 20 年

1924-1945

擔任神風特別攻擊隊隊員時表現英勇，為國捐軀

她看著這些話，簡單的幾行字道盡了曾經對她最重要的男孩的一生，即使離他離開已經遠遠超過了半世紀，即使她已白髮蒼顏，不再青春動人，即使她已嫁做人婦，兒孫繞膝，他在她心中還是如此的重要，可是四個大字「為國捐軀」可以輕輕帶過的？

於硝煙中逝去的年輕少年，打亂了她生命中的一池春水，而種種傷痕都在武田千夏漫長的一生中，留下了一個個不可磨滅的註腳。

一、武田千夏

她第一次看到他，是在那個百花綻放的春天。

一群男孩正在她家附近的神社一旁的空地追逐玩耍著，卻幾乎都揮舞著玩具槍和軍旗，因為緊張的國際情勢，這樣的景象在那時是稀鬆平常的。

然而不知怎的，她當天卻特別注意了一下那些男孩，一眼望去，只見一個外表斯文，身形格外瘦弱的孩子蹲在一旁研究著野花野草。有個身形最魁梧高大，看起來就是孩子王的男孩正吆喝著：「早川，快點過來啊！」，然而那名姓氏為早川的男孩卻依然不為所動，繼續對著那開了滿叢的植物微笑。

她在一旁靜靜看著他，就這樣出神了好久。

千夏的爸爸是軍官，媽媽是地方大戶的千金小姐，雙方奉父母之命成婚，幸運的是，她的父母在婚後情投意合，不久就生下了千夏。因為家庭因素，千夏常常會跟著父母一同參加各種嚴肅的場合，有的時候，會去地方上的小學校獻唱，頌揚著武士道精神。這就是她的童年，一個被帝國一手打造出的童年。

因此，像早川這樣的男孩她還是頭一次看見，她一直都沒有忘記他，就這麼將他的臉龐放在心裡，久久揮之不去。

一年後，在小學校的入學典禮上，千夏再次遇見了早川，久別重逢，她的內心自然是難以言喻的澎湃，甚至連早川是否知道她好像也不再是那麼的重要了。

第一堂課開始了，是國文課。老師帶領大家開始唸起課本，她偷瞄了一下他，他一副冷冰冰的表情，令她十分地不解。

再來是製作船模，一艘艘栩栩如生的船在他們的巧手下彷彿都要活了起來，老師說國家想要建造一艘橫掃眾敵的強大船艦，說他們是未來的棟樑和希望。

然而，一天天過去，他們的距離還是很遠。

上了初中之後，隨著國際情勢更加地緊張，軍訓課也越來越多了。

雖然在當時的升學率並不高，但千夏甚至是早川都選擇繼續學業，兩人又被分到了同一班，在一次的軍訓課中，班上同學要進行定點射擊假人，那是千夏第一次手握真槍，手心正在微微發抖，而此時早川的面色也來到了一個難以想像的蒼白，令她看了都不自覺地背脊發涼。

經過了一段時間後，老師喊道：「武田千夏、早川潤二，請上前來進行第一次的練習。」正當千夏向前時，背後傳來了一個東西狠狠墜落地面的聲音，所有在訓練場上的人回頭一看，千夏驚恐的發現——

早
川
潤
二
暈
倒
了

他如一具沒有生氣的屍體一般就這麼倒在了千夏的腳邊，看起來隨時都有可能斷氣。同學們開始尖叫，原本平靜的訓練場瞬間大亂，老師立刻叫來了校醫，並吩咐班長——也就是千夏陪著早川到醫護室休息，隨時向他報備最新情況。

在武田千夏的心裏，遠遠不同於訓練場上的另一波騷動正在掀起。

「三個小時過去了，他還是昏迷不醒啊…」千夏擔心地想著，因為校醫還有其他事情要忙，因此就先行離開了，小小的醫護室內只剩下她和早川兩個人，她趁這個難得的機會偷偷地欣賞了一下他的臉龐，他整齊的黑髮反射著如金粉緩慢滲下的陽光，周遭的靜謐彷彿凝結了空氣一般，醫療室外面的風聲似乎正在預告著一場重大事件的來臨，但在這個小小的斗室中，世界就好像只有他們兩個一樣，原本忐忑不安的她才突然發現此刻的難得與絢爛。

她多麼希望早川醒來，多麼希望他能看她一眼，多麼希望這對看的平行線能形成一個讓他倆能接觸到的交點。

此時，早川的身軀在棉被裡翻身了幾下，他緩緩將虛弱的身體撐起，金黃色的陽光漸漸穿透眼瞼，朦朧的視線似有似無的看到了班上那位永遠不可能有交集的女孩，不知為何內心突然小鹿亂撞了一下，心想為何一醒來眼前就站著她。

千夏立刻擔心地向前關心並試圖叫醒他，輕輕地握著他的手，當下他立刻感受到了她的體溫。在那一剎那，兩人第一次有了接觸，狹窄的房間裡開始有了溫暖。

「你還好嗎？」千夏擔心地問。

「嗯。」早川回答。

房間裡陷入了一個尷尬的沈默，早川看著窗外，一言不發，千夏則是一直玩著她的手指，內心雜亂的想著要怎麼打破瀰漫在兩人之間的氣氛，心中滿是不確定。

「我很害怕這次的課程，看到你暈了過去，我嚇了一大跳。」一會兒後，她羞澀地開口了。

「我的父親也曾經是一位為國奮勇殺敵的軍官，但他在執行一項臥底任務時，不慎被敵方發現，最終被緩慢地凌虐而死。」早川忍不住脫口，他的心頭上浮現了一個奇妙的感覺，明明這女孩的關係和他素昧平生，但他卻不自覺的想和她傾吐更多。

「從那時開始，我發誓不再和有關於戰爭的一切有任何瓜葛，但在夜深人靜時，還是會偷偷地思念他，我好怕我有一天會忘記父親。」他哀傷地回憶。

「原來是如此啊，怪不得你對我如此冷漠。」千夏在停頓片刻後開口了，她萬萬沒想到早川有如此悲哀的過去，內心一片紊亂。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成為朋友，陪你走出陰霾好嗎？」千夏神情誠懇地問。她為了求得與他的一份情誼，從十年前就開始朝思暮想了，如今，她想成為他的知心，在他身邊相伴左右。

「好啊，你以後就叫我潤二好了，那我也可以叫你千夏嗎？」早川很快就答應了千夏的請求。

「當然！」此時她的心頭早是春心蕩漾。

光陰在千夏和早川日漸漾開的笑語聲中悄悄流逝了，太平洋戰爭開始蔓延到各地，日本向許多世界大國宣戰，政府自然也需要更多的民工來支持前線所需，千夏初中畢業後，便在螺絲工廠上班，每天越來越沒有自己的時間，終於拖著一身疲憊返家時常常早已是深夜，和早川相處的時光已經變得彌足珍貴。

「今晚的月色真美啊。」一天晚上，千夏靜靜地在早川身邊吐出了這句話。

早川深吸一口氣，沈默了良久，嘴角浮起一絲微笑，回答：

「我也這麼覺得喔。」

兩人指尖輕輕相觸，一股暖流在冷冽的冬夜裡透過了真摯的情感傳達到對方的心，圍繞在他們生活中，一場場慘絕人寰的戰爭、一幕幕懾人的畫面在此刻好像都只是虛幻一場。「即使明天朝陽將永遠落下」她心想，有他在她身邊，此生已無欲無求。

二、早川潤二

日本在中途島海戰中失利之後，戰況逐漸開始走下坡，政府意圖進行自殺式攻擊的傳聞甚囂塵上，軍隊開始徵召青少年作為學徒，有些甚至尚未達到服兵役年齡，徵兵令如雪片般送至了許多年輕男孩的家裡，帶來了無數的家庭破碎和親子的天人永隔。

黎明天光瀉入家中小小的斗室，當早川在桌上看見那封已經被打開的徵兵令時，母親正在一旁靜靜地流淚，腦中那些口耳相傳的消息立刻證實了他的猜想，他似乎已經預見了自己未來的命運，閱讀完後靜靜地轉身，然後頭也不回地往螺絲工廠的方向跑去。

當他終於到達工廠時，映入眼簾卻的是熊熊的火燄肆無忌憚地伸著它的爪牙，意圖把一間偌大的工廠吞噬，尖叫聲和倉皇逃竄的女工哀鴻遍野，救火隊此時才匆匆地趕來，但那微弱的水柱根本無法與龐大的火勢抗衡，辛苦工作的結晶在一夕化為烏有。

他和她的談話猛然浮現在他的心上——

「潤二，你知道嗎？聽說了為了即將面臨的特別任務，國家要我們加緊趕工出更多螺絲來製造零式戰鬥機，廠長還和我說，要是上級下達的指令完美達成，我有機會獲得加薪機會呢！」她興奮地說。

「我明天早上就要前往工廠繼續指揮她們，如果得知什麼消息，一定馬上告訴你！」此時她的臉上盈滿了微笑。

「我不能沒有妳！」不加思索後，早川將襯衫浸入一旁的河中，就這麼披著一塊濡濕的布獨自衝進了火場，一會兒後，就尋找到了倒在出口旁協助別人逃生的千夏，此時她已是奄奄一息、毫無生氣，他將她抱起來，就在頂上樑柱即將垮下前的最後一刻勉強逃離了已成一片猙獰的工廠。

在一番波折後，早川終於將嚴重燙傷的千夏抬了回家，此時的武田家已經不復以往，千夏的父親在一場戰役中失去一條手臂，被迫退休，家中頓失經濟支柱，而她的母親只能靠幫別人洗衣賺取微薄的薪資，現在又傳出女兒工廠失火的消息，可說是為低迷的家庭氣氛雪上加霜，好不容易請來了醫生，但千夏必須經過長期的休養才能返回工作，而體力也肯定是大不如前了。

看著依然昏迷不醒的千夏，早川的心正在淌血，除了為她難過之外，也為自己所剩不久的人生感到沈痛不已。他沒有勇氣告訴千夏的父母事實，明天太陽升起時，他、早川潤二幾乎可以確定地從這個小鎮永遠消失，連見她最後一面的機會都再無可能了。

早川入伍之後，他和一些同齡的男孩一起成為了學徒，開始學習駕駛飛機、遠程狙擊和投射魚雷等一切為大戰所做的準備，雖然操練十分辛苦，但他心中唯一掛念的是在離開時仍然尚未甦醒的千夏。

一天傍晚，教官拿來了一疊長方形的紙條，發給他們每人一人一張，原本嘈雜的房間瞬間安靜了起來，大家都開始閱讀起上面的內容。

「一人、一機、一彈換一艦」幾個大字被寫在了黑板上。

「現在發給各位的是神風特別攻擊隊的加入意願調查表，之所謂神風特攻隊，便是駕駛戰鬥機前去毀滅美軍航空母艦的行為，利用衝撞船艦的力量帶給敵方嚴重的傷害來挽救我方的局勢，藉此對偉大的天皇效忠。」教官說明。

「望各位務必盡一己之力為國家奮戰到最後一刻。」他的臉上露出了複雜的表情，眼神中帶著哀傷，這是早川第一次發現原來手刃無數生命的軍人也會有情感。

「報告，請問我們可以拒絕嗎？」一個平時活潑的同學舉手發問。

「長谷，你待會來找我談談吧。」教官回答。

「提醒大家，明日早晨請將調查表繳回。」

那是早川最後一次見到長谷的身影。

「如果圈選了『同意』是否就意味著一去不回？」早川暗暗問自己。

「我還有千夏在等著我，她一定會醒來的，無論如何，先勾不同意再說。」

翌日午後，他被叫到了教官辦公室，裡頭還站著許多全副武裝的士官。

「早川啊早川，你的平日表現不差，為何不趁此大好機會證明自己的忠誠？」有個長官說道。

「我還有一位重要的人需要守護，請允許我拒絕。」早川用顫抖的聲音回答。

「你確定？可是你看這一大疊，都是你的同學所繳回的，個個都同意了。」他又說。

「聽說你有個很要好的朋友武田千夏，她的父親武田源在幾年前失去了一條手臂吧，目前好像只能靠撫卹金過活？如果你拒絕的話，我可不能保證你的朋友家中能繼續生存。」

早川的心涼了一大截，他萬萬沒想到只是一個拒絕，卻會造成如此大的影響，要是武田家失去了這筆錢，再加上經濟來源千夏又倒下了，後果肯定不堪設想。他的內心正在天人交戰，既不想放棄最後一絲回鄉的希望，但又膽怯於上級對於千夏家中的威脅，所有感受掛在一條以愛為名的繩索上，擺盪不止，卻在最後偏向于千夏一方。

在漫天烽火中，早川突破了敵方的重重包圍，來到了敵營上方，此時與他站在同一陣線的隊友已經所剩無幾，窗外硝煙瀰漫，一片狼藉，子彈籠罩天空，一片蒼茫，同學所駕駛的戰鬥機在眼前紛紛墜落，冒著白煙的金屬殘骸成了這片海上唯一的風景。

他手裡握著零式戰鬥機的操縱桿，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心中想著母親和千夏，然後推進到底。

一個美麗又哀傷的煙花在航空母艦上開始綻放。

三、終曲

武田千夏突然從床上驚醒，一種不祥的預感竄進她心中，帶給了她前所未有的驚慌。不顧身上的燒燙傷疤痕尚未痊癒，立刻衝出家門前往早川家，卻恰好撞見了一位傳令兵站在門口和他的母親談話。

「您的兒子加入神風特別攻擊隊，勇猛而果敢地為天皇盡他保家衛國的義務到最後一刻，值得嘉許……」那人用冷冰冰的口氣宣讀著軍令，臉上毫無表情。

千夏立刻跪倒在地，淚水開始無意識地流了下來，她的最後一個記憶是潤二在茫茫火海中將她抱了出來，在她昏迷的這段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他就這麼不告而別、就這麼悄悄的走了？她萬萬沒想到徵兵令會這麼快地帶走他，內心所受的傷比身上任何一個灼傷都疼，腦中一片空洞，唯一的感受只有失意落魄，她看著潤二的母親流著無聲的淚水，而自己心裡卻在大聲地哀嚎。

她直到廠長來探望她之後才猛然發現，拼了死命去製造的螺絲就是用於神風特別攻擊隊所使用的戰鬥機上，所謂的特別任務，原來就是這個啊。她就有如被殘酷的現實狠狠地搥了一巴掌，自己連為他哭泣的資格都沒有。

時間如同涓滴般一點一滴在他們兩人之間消逝，與潤二相處的一幕幕時光浮現在眼前，然而即使想要伸手抓住那些如黃金般的美好歲月，珍貴的光陰也不復存在了。她將她畢業後的青春幾乎都奉獻給了工廠，卻永遠錯失了與他最後相處的機會，想到這裡，不禁感嘆戰爭的輸贏如今在她心中已經毫不重要，世界仍然持續運轉，但早川潤二的人生將會永遠定格在 1945 年的春天。

神風特別攻擊隊，就像是亂世中一個小小的浪花被激起一樣，盼望著能掀起壯闊的波瀾，可最後仍然被暗濤洶湧的漩渦所吞噬，海面又回歸風平浪靜，隨著天皇玉音響起，看起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可受害者的痛依舊存在某個角落。

樹梢上盛開的朵朵櫻花隨著溫煦的暖風飄落，粉色的花瓣在空中旋轉，好像作為亡者化身的蝴蝶一般飛舞著，在一片伴著淚水的櫻花雨中，千夏彷彿又再次看到了與他初遇時的微笑。